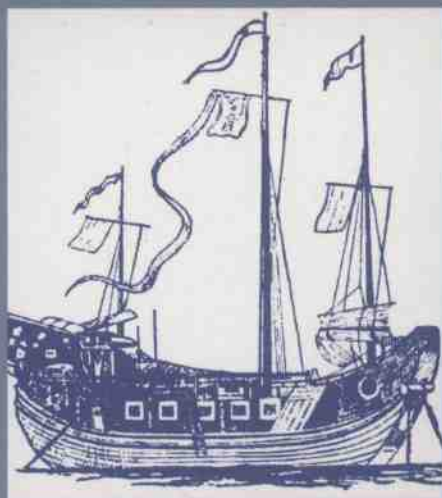


南 国 文 丛



浮动地狱

李 过

浮 动 地 狱

—— 扎根第一部 ——

李 过 著

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

版
权
所
有



翻
印
必
究

南 国 文 丛
浮 动 地 狱

—扎根第一部—

李 过 著

青 年 书 局 印 行
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 #02-27邮区180231

2006年1月简体字初版

定价: \$16.00

ISBN: 981-05-4997-0

承印: 宏华印务企业有限公司

就这样的离别了！

离别这个世代代居住的地方，离别了亲友和志同道合的人。

不必离别是多好呀！谁愿意离别自己的家乡到那前途茫茫的番邦^❶去？可是，风声这么紧，不逃准会捉到官里去。想起这等事，心里就非常气愤。——狗官、财主太可恶！勾结起来欺侮善良的老百姓：逢到派捐抽税，穷人出的比财主多。没有钱，也得借债来缴纳；要不，给个抗纳捐税的罪名，谁能担当得起？借了债，利上加利，债上加债；结果是，田园给占，屋宅给占，人也给占。遇到天灾，收成不好，财主可不管，租一样要照交。交不起租，男的被迫做财主的长工，女的被迫当婢女。大白天，当街调戏妇女；欺侮无辜路人，……不平事，说也说不尽！告上官里去，总是财主赢，穷人给打大板关在牢里。财主要除去一个人，只要给狗官送上银子，捏造一个罪名，便可屈打成招，不死也残废，甚至投入大牢，送去斩头。

~~~~~  
<sup>❶</sup>番邦——指南洋。

主持公道的，仗义执言的，打抱不平的，成了财主的眼中钉，终于落个图谋造反的大罪名。这次，幸而志同道合的人报消息；又兼父母早亡，单身一个人好走动，才没有落在狗官手中。可是，为了活下去好报仇；也为了将来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。

越想越恼！——可是，人都要离开了，想又有什么用！不如不想。唉！还是看看厦门的风景。不看，就要没得看了。

厦门这地方真是热闹！那码头上的人也顶忙！有的挑着货物，有的抬着东西，有的在叫卖……忙乱的人群忽然停下脚步，站在一旁，让那拖着长辫子的小官员经过。这小官员一过，人们又忙碌起来。

我还以为只有乡下人怕官，想不到这样的大城市的人也怕官。想来，那些官都是一样坏，坏到使人怕。

哗！那一串戴手镣脚铐，穿着破成了布条的衣服，身体瘦弱得快要倒下去的人，被几个腰系刀，手提棍的差役押着走。他们真像在家乡看到的那一群交不起租，还不清税的人。可见老百姓的命运，到处是一样的。

前日碰到的那一群讨饭的人，也讨到这里来了！这群在乡下做手艺的人也真可怜！如今有了洋货，土布土货没人要，他们的手艺再也吃不开。他们想来厦门碰运气。谁知道，厦门人更不喜欢买土货，洋货比乡下的更便宜。原在厦门做手艺的人已经弄到三餐无着落了，这些外来客那有地方卖手艺？这些人没有工做，又没有盘费，回不得家乡，只得做个讨饭人。

那边有一群穿着很体面的人，想必是富贵人家。他们虽然吃得好，却每个人都是那么瘦，一阵大风就可以把他们吹倒。

那些人，准是鸦片仙。鸦片抽够了，正在那里茗茶。像这样的人，真是一具具的活尸，只会吸人膏血。

厦门的洋人倒不少，常常可以看到。那高鼻子的洋人，吃得胖胖、红红，拿着打狗棍，大摇大摆的走着。连那些长辫子的官员也要给洋人让路。老百姓让路给官员；官员让路给洋人。厦门就是这样的地方。

听说番邦就是洋人管的地方。那么，他们就更加威风了。这样，去番邦做工，也必是要受欺侮的了。与其去番邦受欺侮，不如在自己的国内拼一拼。

不能。图谋造反的罪名是不小的；给抓到，是要给斩头的。而留下来，迟早是会给狗官找到的。不如暂时到番邦去避一避，也许还可以做出一番事业，听说，洋人管的番邦需要很多中国人去做工，他们更怂恿那些见钱心黑的人做贩卖人口的生意，把许多中国人送到那里去做工。既然是要人去做工，大概不会乱杀人。不过，做到死，要吃尽苦头，倒是会的。在这世上，穷人那有不吃苦头的？

哭，谁在哭？为什么哭？

“成鑑，不要哭了，听了使人很难受的。你想，到了这地步，就是哭死了也没有用。我不也是有老母亲在，我的家境不也是和你的一样？你给卖去番邦，我也是一样的。谁教我们没有眼睛，把坏人当作好人看。”

瘦个子的成鑑仍在哭。劝他的人眼眶也红了，话说不下去。停了停，咬着牙根，用肱擦擦眼睛，接下去说：“我们既然爱赌几手，欠了一身债，才落到今天这般田地！以后的事，虽然明知道坏的比好的多，还是可以赌赌运气的。说不定还有

出头的日子。”

成鑑抹几下眼睛，对赤膊，露出健壮的肌肉的永成说：“出头，出你的死人头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还会是出头的？”

李答给成鑑的话震醒了，他望望甲板上的人群：

长辫垂着或是盘在头上，穿着朴素或是破旧的衣服，赤着脚，背负着包袱。有站着的，有坐着的，有蹲着的，有东窜西闯地找人的，有单独一个人在痴望着河山，泪在眼眶滚动的；有的坐在包袱上沉思，甚至啜泣起来；有的背着包袱，不安地走来走去，看看东，又望望西；有的停下脚步，这边听听，那边听听；有的三五个人低声在交谈……

人们不断地动动静静，静静动动，那场面变化无常；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，而人还是那些人，情绪还是那样的情绪。

李答正要走开，到别处看看听听，又听到有人在说：

“你们是自己爱赌才落到这般田地，还有得说。我，唉！……”

“你怎样？”永成好奇的问。

“我，我……”因为还在啜泣，说话显得很不自在。蕃薯良断断续续的说：“我……在乡下种田，纳田租，缴杂税，收成一百斤，自己没有三十斤下肚，又遇到旱天，收成不好，而租债又不能免；能卖的都卖了，还是活不下去。最后，连祖先遗下来的破屋子也卖了，去住在破庙里。由粮户变成长工，又变成短工。多少年来，没有一日肚子饱，实在活不下去。

他……那可恶的人贩❶，告诉我说，厦门有个好去处。我以为是真的，就跟那人贩到厦门来。谁知道，住了六七天，什么工都没有找到，他却说钱用完了，要向我讨路费、伙食钱、客栈费。你们想，我那里有那么多的钱？带在身上的一点钱，是卖掉所有的东西所得到的一点点钱，不够还。过了二天，他回来，对我说：不要紧，他已替我找到工作。第二天，他带我到一家馆子里去，要我对馆子里问话的人说，我是自愿到那里去做工的，他们便给我工做。他又告诉我说：不可以跟馆子里的人谈话。急要找工做，好还欠他的钱，免得看他那臭脸；就照他的话做了；手摸打在白纸黑字的契上，拿了二十元安家费，还了那人贩的钱，再加上三元利息，只剩二元。拿了钱才知道是要到番邦去做工的！这时，已是不去也得去了。”

蕃薯良说到愤恨处，声音大些，引起了打手的注意，走过来干涉道：

“你们说什么？不准在一起说话，知道不知道？”

不准在一起说话的含意和违反了有什么结果，大家在客栈里已尝过了，知道这警告的厉害，也就不说了。打手站了一会儿，看见他们果然不说了，便走开去。打手一走开，他们又禁不住要把冤屈和痛苦说出：

“你刚才好像讲还没有完，现在再讲下去吧！”辜春生催着坐在他旁边的郑真光说。

一想起那可怕的往事，悲愤便涌上心头！可是，一会儿，郑真光便把高昂的情绪压下：“我是给土匪捉去的。土匪以为

~~~~~

❶人贩——指猪仔贩。

我家里有钱。其实，我家只存着好看的空壳，里面是空空的，正如俗语所说：‘表面好看里面空——厝顶黏白灰，厝下无稀粥。’但是，说来说去，讨价还价，那些土匪要十担谷才肯放我回来。照那时的情况，我家尽倾出来也没有十担谷；而且还欠下不少债。要借，一下子也借不来这么多，土匪限期又迫，家父没有办法，只好‘撕票’^①。土匪辛辛苦苦才绑了我去，原想捞一笔的。现在捞不到，那里肯放过，便将我卖给人贩。我起初很逞强，说不愿去，是给他们捉去的。那衙内的大人^②就不准我去，要他们领我回去——回去，你们看！”郑真光脱下他那件褴褛的上衣，露出满身烙印。——焦的、红的、紫的、臃肿的和一些疤痕，把他肌肉原来的样子改变了。

“这些是我逞强了的结果，是他们给我的教训，他们还恐吓我，如果再不肯照他们的话去做——你们有看见我胸前的刀痕吧！他们说，就要在那上面喷几口冷水，刀子插进去剜我的心。还说，人心可以卖得几个钱，不然炒来下酒也是顶好的补品。看他们那凶蛮的样子，真的敢干起来。为了不吃眼前亏，便只好忍受一切，乖乖的答允他们，就变成了猪仔。”

“唔！原来你是外地贩来的，怪不得口音那么重。唉！说到冤枉，我们这些人，怕每个人都有一肚子冤枉的。”

“就是啦！”

“你的是怎样的，说来听听！”

“唉！”张明叹口气，说：“明年有三十多斤种的公田轮

①撕票——绑票未能赎回，被绑者留在绑匪手里，任其处置，叫做撕票。

②大人——官员。

到我，除了祭祖扫墓，给人家吃二餐外，还可以赢下不少钱。我呀，就想利用这些钱来娶亲。谁想到亲人看了眼红，他们做个圈套给我罩。结果，我钻进去了。那是怎样的圈套？你们猜！——他们诬我强奸女人。实在是没有的事。不过，当时给请了些酒，又给女的一诱惑，就动起念来，刚踏进她的房门，外面就有人包围着我，女的喊了起来，他们说捉住强奸的人……我因为喝了些酒，有点不自在，不大会分辩，而且也慌了。他们捉住我，关了起来。说不是活埋，就是送到官里去。可是当天晚上，就有个邻乡人来，带我逃走。逃走的结果，就是给贩到这里来。”

“你还是跑到女人的房里去，有什么好说？我，那才冤枉！隔壁的牛给人家偷牵去——因为我的一把长铁凿放在门外给偷牛贼拿去用，又给扔在那偷牛贼挖的洞口；他们就凭这一点证据来诬赖我跟偷牛贼合作，硬要将我捉到官府去。我真是有口难辩，有理说不清。既然是无法辩白，不容我辩白；为不吃眼前亏，我想离开家乡一些时候，等事态明白了再回来。谁料到！这一避，反而给人家认为真的有一份，怕给捉去吃黑豆饭❶才逃走，跟同夥人分账去了。这一来，乡里是回不得的，只好到处流浪。有一天，在隔乡遇到一位模样像番客的人，我不认识他，他倒认识我。我起初以为他要将我捉到官里去，真是害怕极了。可是，那人没有这样做，反而说要带我到番邦去。那时，我真是高兴极了。他把我送去客栈后，人不见了，客栈又把我送到船上来，我的心真慌。”黄识说了，拍拍心头。

~~~~~

❶吃黑豆饭——被关牢。

这情境和所听到的倾诉，不由李答不相信所听到的种种拐骗、威胁、利诱、强迫、抢夺的手段贩人口到番邦做苦工的事。他正想趁这机会问个详细，却听到：

“不是住在栈里的人注意，现在叫名！……”连连的喊了几声。

大家不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，也不知道怎么办；都站起来，看看别人的反应；所看到的正和自己一样的些不知所措的笨像。望望发布命令的地方——那高高的台上，坐着一个穿灰袍戴瓜子帽的高大汉子，圆眼滚滚地在盯着他们。在他旁边站着两个壮汉和一个高瘦的人。命令是由那高瘦的人发的。

“叫到名的，就要应一声！”高瘦的人拿着名册，一个个叫名：

“李根。”

鸦片棍给人叫惯绰号，叫名反而使他怀疑是叫别人，一时没有回答。

“二十岁的李根。”

自己正是二十岁，那一定是叫自己了，他忙回答道：“叫我做什么？”叫他的人骂声“死猪”，继续叫下去：

“李答，十九岁。”

“喂！”

“李成敦，二十岁。”

“喂！”

“李永成，二十三岁。”

“喂！”

“李良！”

“蕃薯良，在叫你。”蕃薯良在啜泣，没留意，永成提醒他。

“二十六岁的李良。”

“唔！”

.....

绞辘轧轧地响了一阵又一阵，本帆、弥帆、高帆……一张张的升上去；从船侧来的风，鼓卷着帆。舵手转个适当的方向，船朝向那茫茫的大海前进。

绞辘声一响，有些人焦急起来，东窜西闯，似在找人。

“郑亚生，二十岁。”

没有人回答，那叫名的人很生气，又大声叫几声。

有一个人一面窜闯，一面在叫着：“我不是郑亚生，我是代他来顶个名的。亚生，亚生喂！你在哪里？等等啦，船不要开，好心啦……”

二三百颗不安的心都给这悲凉的呼声震动了，人们慌了起来，好像意识到不幸已来临了。再加上几个人在窜闯，舱面更显得混乱。

“喂，死人呀！还不快点拦住那发疯的死猪！”瓜子帽下的长辫在灰袍上摆着的猪仔贩头土龙，高声的命令打手。

打手冲过去，想抓住代亚生来的人，已来不及，他跳下海去了。而甲板上，经打手们一闯，更骚动起来。

为预防再有人跳海，打手把站在船栏边的人都赶离船栏。李答也给打手赶离舱栏。他走到人较少的望台下，冷静地看着乱糟糟的舱面：那些人，就像一大群的蚂蚁在热锅上一样。听他们的叫喊声、哭声和啜泣声的合奏，又像一大群面对着死亡

的小鸟在悲鸣怒叫。他身上的血液随着场面的紧张和声音的凄厉而加速；他那结实的颊肉随着切齿而一勃一勃。

李答对那紧张场面的注意力，被土龙的话打断了：

“喂，把猪猡赶下舱去！”舱面的情形，土龙看在眼里，一面差遣总管晋普去指挥维持秩序，一方面放声呐喊。

高瘦的晋普，捻捻他那高大的鼻子，走下梯来，犹豫了一下，转头看看肥面上夹着圆眼的土龙，终于走前去，站在几个打手附近，喊起来：“三面围起来，只放开到舱里去的路。”打手依着他的命令行动，他心里有着一阵得意的快感。但是，当他发现自己身旁没有打手时，他迅速的往后退，张开那双大眼睛找打手或退路。

熟练而凶狠的打手，较为和善的工社<sup>①</sup>，一下子就控制了这群不幸的人。他们一边喊：“到下面舱里去，”一边舞着棍子，打那些不听命的人。

起初，大家在犹豫，不肯驯服的走入舱里。可是，后面和两侧的人受不了棍子打，齐向前挤，前面的人渐渐地给挤入舱里……舱面的人越来越少，舱里的人愈来愈多；终于全部‘猪仔’都给赶入舱里，舱门给关住了。

丰顺号是三枝桅的帆船，并不怎样大。除了载着二百名华工，二十多名的舱房客外，还载些货物。堆叠着货物的舱里和甲板上，发出阵阵的霉臭味，使人嗅了恶心要吐。但是，嗅惯了，也就不觉得怎样难受。

船上的舱房是给船主和高贵的搭客住的。工社及打手虽然

---

①工社——水手。

也住在舱房里；但是，是几个人挤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里。华工们，是住在甲板下的大舱里。

大舱的两边各有十几个小窗，但是遇到大浪时，便得关起。除了经常关闭着的舱门和那十几个小窗外，没有其他的通风设备。所以，全舱黯暗，空气恶浊不堪。舱内，照例在船开行前洗了一次，但是旧有的肮脏还是层层地留在上面。等到搭客拥入舱内，甲板上就更肮脏了；而且有点湿漉漉，黏腻腻地。手在甲板上一擦，就有黑黑的污物沾在手上，还会发出臭味来。就在这样的地方，铺着各式各样的席子，二百人挤在那里。如果每个人把自己的包袱当枕头，不要腾出地方来放行李，每个人能挤得一个睡位，但是不能如规定的每个人十五方尺。要睡得舒服些，就要有一些人连坐下的位置都没有。

在大舱里，没有一张面孔露出笑容，连沉默也是勉强的。忍不住的人就痛痛快快的哭一阵，甚至呼父唤母的叫喊起来，累得那些不想哭的人也哭了起来。

李答坐在席位上，看看这情景，呆呆的想着。

呼呼的风从窗外掠过，呜呜的哭声，从窗内涌出。

正当大舱里的人在悲愤哭叫的时候，在了望台上的工社突然高声的喊：

“有艘小帆船在追我们。不知是不是海盗船？”

一听到海盗船，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；在甲板上工作的工社紧张起来，有的放下工作，向那远处张望，有的跑去告诉总管晋普。

因为船主与清朝官府有勾结，是不致有官船来追他们的；同业的船更加不会。只有海盗船是最有可能的。所以，晋普听

着，脸色立即变了。

稍为镇静一下，晋普想起土龙的吩咐，问那工社：

“那只船有没有升火烟？”

“像是有的！”工社不敢肯定；有点不安。

“真没用！”晋普一边说，一边摆着双手和辫子，到望台上去。工社一看到晋普，立即又工作起来。

远远，一艘小帆船，正朝向丰顺号驶来。船上升起缕缕的灰烟。晋普的脸色马上和缓起来，吩咐工社也升起灰烟，把船停泊。

## 二

浑圆的太阳滚向西方，一下一下地向地平线沉落。红光斜斜照遍海面，碧波上的金鳞，滚动了又滚动。黑暗透进红光中，那红光渐渐地淡去，远方的陆地的轮廓模糊了。在那镀着金银的蓝波上，那艘升起火烟的配有桨的小帆船正追着晚霞，朝丰顺号驶来。

那艘升起火烟的小帆船的四周，坐着十多个大汉，中间有十多个人，其中有四个妇女和三个小孩。妇女和小孩在哭哭啼啼，呼天唤地；有的甚至将头撞向船壁去，或是想跳海。但是，坐在船旁的大汉是不容许她们这样做的。所以，只好无可奈何的哭骂着，哭到眼睛红肿，骂到声音嘶哑。身体疲乏了，便呆呆的坐着，就像视死如归的勇士。母亲呆着，孩子也呆着。孩子们像是体会到母亲所体会到的一切，静静地偎挨在母亲的怀里，有时擦擦红肿的眼睛，向四周扫视。

男人都是些青年人，年纪在三十岁左右。其中二个妻儿和他们在一起。这些男人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伤痕，只是伤的轻重不同，这就是他们反抗的代价，挣扎的结果。如今，他们虽然知道在强者的力量下，在孤立无援中，个别的或少数人起来反

抗是没有好结果的，但是他们仍想反抗。

“拍拍拍……”一阵鞭打声过后，是狠狠的两句话：“别梦想，逃不了的。”

给打的人，没有给打的人，都怒目的盯着海盗。孩子怕到哭起来。妇女一面哄住孩子，一面拿怜悯的目光望着被打的人。

为避免无代价的吃亏，他们样子都很乖，不说话，不露一点的表情；只是咬着牙根，牙齿间时时发出轧轧的声音。他们遭受到有生以来的一次最残酷的打击，使他们更深切的体会到满清政府的贪污无能，竟让这些无人性的强盗在沿海一带恣意横行。他们那里知道这般强盗是有组织的，与贪官通声息，还有洋人做靠山，所以才敢这般的猖狂。冷酷的遭遇使他们冷酷的对待一切，仇视一切。在仇敌的面前，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情感流露；好像这样才能表示他们对敌人的不妥协，潜着反抗的态度。是的，他们在反抗——思想在反抗，这是敌人看不到的。他们表面上是在沉默中，思想却很紧张，很活跃地在想着用什么方法可以安全的逃走。

又是一阵的鞭打声，又是那两句的狠骂，又是那无声的抗议。

监守的人，虽然不知道他们思想的内容，但是断定他们是在想着反抗的办法。这是每一个有经验的强盗都懂得的。所以，看样子，这些监守人虽然像木头似地坐着，但是他们的眼睛却不断的留意着他们监守着的人的眼色和举动。当看到他们中间任何人有心反抗或煽动反抗的意味时，就不动声色的给几鞭或一阵棍子，让那个人不但吓了一跳，也痛了一阵，时时陷